

主辦機構：

香港作家聯會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特稿】

似水年華 任憑煙雨

——追憶恩師劉紹銘教授

●李東輝

編按：為了讀書「櫛風沐雨、宵衣旰食」，最終成為劉紹銘關門弟子的作者，撰文回憶恩師的點滴話語、拜師的經歷，分享當年在麥迪遜時師生間的往來，並以此文承載對恩師的懷緬。

二〇二三年一月四日零點四十二分，突然收到恩師劉紹銘夫人司徒秀英的來電：「教授最後了，你要看望他就快來吧。屯門醫院E1病房。」我風馳電掣趕去了醫院。劉教授的學生們都來不及送別了，我能代大家看到他最後一眼，按說應該心安了。病榻上的他命如游絲，我輕聲呼喚着，好希望他還能再聽到我的聲音。過去三十年的師生情誼，一幕幕宛如眼前，恩師風采依舊，為人情懷俠義、善良篤厚；文章莊諧意趣、妙語橫生。面對紛紛擾擾的繁華世界，他淡泊名利，抱持着文人風骨。似水年華，任憑煙雨。

夜深，失眠。腦海裏響起我在威斯康辛大學的老師周策縱教授的詩：「春雨初來君已去，小湖冰退尚無詩。」教授仙逝，三十年來的點點滴滴，讓我心裏滿滿是思念和傷感，久久無法釋懷！感恩有王德威師兄的越洋分享，談及我們各自當年在威斯康辛大學和劉教授的結緣，中與西、城與人、師與友……細細道來，也談到幾日後我們要送悼念鮮花的配色……沐浴在他言語的溫暖裏我漸漸復甦。我再次體悟到恩師給予學生這生命中的豐盛，四時山色，在在令人留戀、惆悵。這紀念文章僅僅二千餘字的空間，又如何能承載我對恩師無盡的思念？

為了讀書背水一戰

一九九二年，我辭去了美國俄亥俄州肯特大學的工作去讀研究所。那時收到了印第安納大學和威斯康辛大學的錄取通知，可是印第安納大學比較文學系的歐陽禎教授極力推薦我去跟劉紹銘讀書。他說，當今威斯康辛大學東亞系是美國漢學的重鎮之一，而研究現當代中國文學劉紹銘教授是那裏最出色的學者，最難得的是他也是小說家和翻譯家，同時也是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開山之人。他學養豐厚、知人論世、很有個性。不過，他收不收你，就看你的造化了。就這樣，我決定去威斯康辛追隨恩師讀書。恩師收生甚為嚴格，因為我的本科專業是漢

語語言學，恩師不肯馬上收我為門生。於是開啓了我漫長的背水一戰。那之後的幾年，我選修了劉教授所有的課，按照劉教授開的書單，篇篇研讀並給教授寫讀書筆記。八、九十年代，中國大陸留學生的經濟狀況與今天的大陸留學生有着雲泥之別。那時來美國讀書的中國學生都很窮，威斯康辛大學雖然是美國州立大學的常春藤名校，但是給文科學生的獎學金卻十分有限。威大東亞系的獎學金只有教中文的助教獎學金。在來威大之前，我作為中文老師已經在北京大學、美國佛蒙特明德學院、俄亥俄歐柏林學院等任教七年了，可是，在威大我卻申請不到教中文的助教獎學金。劉教授開導我說：「你知道嗎，你是『北京』來的學生嘛，這個我就沒辦法幫你了。如果你真的想讀書，我相信你會想到辦法的。我也打過工，做過餐館侍應生。」於是，他送給了我他的《吃馬鈴薯的日子》。為了跟教授讀書，櫛風沐雨、宵衣旰食，都是值得的。於是，從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五年，我每周有三晚在麥城一家中餐館



▲一九九五年夏天在美國麥迪遜，劉紹銘（中）恭喜學生呂宗力（左）獲得了東亞系的博士學位，即將赴香港科技大學任教；那年，劉教授也終於決定了收李東輝（右）為關門弟子。這是那天晚餐聚會後的合影。（呂宗力提供）

Royal Garden打工。那時，香港著名作家、文化評論家馬家輝就是我們餐館的常客之一，他慷慨的小費是幫了我的學費的。

教授們的「家宴」

讀書之餘，最讓我難忘的是到老師家裏聚會。那時威斯康辛的教授們都有各自的「家宴」。比如劉教授家是典型的北美BBQ，烤爐上的雞翅、牛扒滋滋地冒着油花，師母向學生們分享着如何自製BBQ調料，劉府客廳裏放着港台歌曲，而地下室門上掛着的是李小龍的海報。語言學家鄭再發教授的家宴是地道的中國滋味，苦寒的麥城裏難以品嚐到的各種台灣小吃，還有那特別治愈的暖暖糯糯的紫米粥，都令人難忘；系主任高德耀（Robert Joe Cutter）教授家是太太拿手的墨西哥菜，席間聽Cutter教授分享墨西哥異趣橫生的門羅文化。周策縱教授的家有個悲涼的名字叫「棄園」。他的家宴是把學生請了來，

他給出如何燉雞湯可以沒有油的理論，然後策劃指揮我們做飯。我最怕的是去漢學家倪豪士教授（William H. Nienhauser, Jr.）的家「雕蟲齋」了，他請了一衆學生聚會，席間常常會爆冷門。比如說，《穆天子傳》是偽書嗎？有什麼理據？在他家我總是提心吊膽，吃的什麼是不記得了，只記得十分羨慕呂宗力師兄和我的同學陳致對這些問題總有答案。我在威大的求學歲月過得十分充實，在師生傳道授業的關係之上，透過種種家宴，我能感受到更多了一份父輩般妥妥的呵護、期許和責任。

筆下有江湖，也有人間煙火

劉教授除了在威大治學授業之外，他還有一塊屬於自己的創作天地，而他的翻譯作品，是二次創作，以賦予原作異國他鄉的生命。劉教授有入世的情懷和出世的筆觸，他把人生看得透澈澄明，把人心不古、世態炎涼幻化為荒誕不經、天馬行空、詼諧俏皮、古惑鬼馬的文章。文字時而俯仰生姿、低迴婉轉；時而詼諧幽默、雅俗共賞；時而聲氣激盪、俠骨錚錚。梨花淡白柳深青，許多感人的文字不失童心、真誠與自然。恩師的一支筆把人生的苟且寫出了瀟灑，他筆下有學界的江湖，也有人間煙火，真是妙趣天成。「劉紹銘體」那些兀自燃燒的句子在寂寞中一往情深地綻放着，他的創作、譯作，文學評論、散文和雜文，為這個世界帶來了具有獨特個性的精神財富！

東輝今生有幸成為您的關門弟子，師生一場三十載，那是怎樣的緣份啊！吾師千古！我將懷着對恩師永遠的懷念與期許繼續前行。

（作者為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學生事務）。）



▲劉紹銘贈作者《吃馬鈴薯的日子》以作勉勵，內容記述劉自己童年在香港做學徒及刻苦求學的艱辛。（資料圖片）

愛才的劉教授

●舒非

那天我從群組訊息中得知劉紹銘教授去世，心裏突然覺得像缺掉了一塊，希望這不是真的，可是又不能不相信。呆坐了好一會，才掛電話給劉教授的夫人司徒秀英老師，本意是要安慰她，可說着說着，兩人卻在電話裏痛哭了一大場。

認識劉教授近四十年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他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任教，我在香港三聯書店當編輯，老總潘耀明先生策劃出版《海外文叢》，約了劉教授一部雜文稿《遺患衷》，稿件由我負責跟進，由此跟劉教授書信往返，結上了文字緣。後來他來了香港，我們才真正見到面，開始了一段忘年的友情。

高山仰止

劉教授是國際級的名教授、名作家、名翻譯家和大學者，在文壇地位超然。他參與翻譯夏公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簡直就是中國近代文學的「聖經」。所謂高山仰止，因此我初次見到他時，難免有點誠惶誠恐，可是交往下來，只覺他溫文儒雅，謙沖平和，對我這小編輯的話都仔細聆聽，毫無大教授的架子，讓我如沐春風。其後交往多了，我們之間變得不光是業務上的往來，而成了經常相聚的朋友。

和劉教授相比，我自然是個末學後輩，因此他和我，可說是亦師亦友。不過他這個師，卻並非嚴師，我從來沒見過他疾言厲色，和他相處，我都可以放言無忌，不用擔心冒犯了他。因為我覺得，即使我說錯了話，他也會一笑置之，絲毫不會介意。

劉教授二十多年前決定離開美國，回港任嶺南大學文學院長，因為他的聲望，使嶺大的地位提升了不止一個台階。記得他召集主持的嶺南大學張愛玲學術研討會，可說是香港文學界多年難得一遇的盛事，殿堂級的學者作家濟濟一堂，連「神級」的夏志清教授也難得蒞臨了。還有白先勇、王德威等名家的講座，要不是劉教授的個人魅力，想不出有誰能吸引到如此多的名家遠涉重洋到偏處一隅的屯門來。

我總覺得，回香港任教和生活，對劉教授是極為適合的選擇。他名滿學術圈，足跡遍天下，任



▲劉紹銘教授（前右）、顏純鈞（前左）、王璞（後右）和舒非（後左）。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二日於嶺南大學教職員餐廳。（舒非提供）

教過不少世界一級院校。但他到底心繫生他育他的香港，只有回到他的「故鄉」，他才真正如魚得水。熟悉的語言、熟悉的文化，同聲同氣的學生，不但讓他在教學和研究上揮灑自如，也刺激了他的創作思路，使他寫出了不少文貫中西、妙語如珠兼有港式味道的散文。

愛才惜才

劉教授苦學成才，大概因為自己的出身和經歷，知道文人出頭不易，他特別愛才和惜才，非常珍惜有才華的後輩。

大約是在九十年代吧，他讀到雜誌上一篇寫父子看足球的短篇小說，擊節讚賞，來電話問我認不認識作者顏純鈞，我說認識啊！結果我介紹他倆認識。自此，劉教授和顏純鈞成了莫逆之交，還一起合作編過許許多多有分量的書，在顏純鈞任總編輯的天地圖書出版。這是我這輩子做得最成功的「牽線人」。

黃子平教授是另一例子。八十年代，黃子平和李陀為香港三聯編了一套《中國小說》年選，劉紹銘教授非常欣賞，不止一次對我稱讚選家的眼光，對黃子平寫的序言，更讚口不絕。黃子平教授後來也跟劉教授成了好朋友。

我從三聯退休之後，到香港中華書局任資深策劃編輯。二〇一二年是中華書局百年店慶，總經理趙東曉先生希望組織一套紀念文集，我建議出版《香港散文典藏》，讓劉紹銘和黃子

平合作。名單是他們兩人商定的——董橋、劉紹銘、林行止、陳之藩、西西、金耀基、羅孚、小思和金庸。囊括香港九大散文名家，作者陣容一時無兩。

計劃本來由劉教授和黃子平同掛主編之名，後來劉教授對我說，他掛顧問銜，讓黃子平一人當主編就可以了。理由是出版社要付酬給主編，顧問則一般無須付酬，這可以讓黃子平多拿點酬勞。香港出版艱苦經營，主編費並不多，劉教授對後輩的關愛，令我非常感動。

還有個好例子是王璞。王璞的小說和散文寫得非常好，又是我二十多年的好朋友。她曾在嶺南大學中文系任助理教授，是劉教授的同事。有時候，顏純鈞和我，跟劉教授一起飲茶吃飯，他經常跟我們稱讚王璞的小說散文，還將讀過的精彩之處說出來，談得興起時，幾乎是眉飛色舞。

因在屯門工作和居住，出香港市區一趟，舟車勞頓，對年逾八旬的劉教授來說並不輕鬆，因此他並不常「出城」。但劉教授極重感情，假如他要來港島，會事先約朋友們見面，約得最多應該是顏純鈞和我。也有幾次約了蔣芸、黃子平、顏純鈞和我一起到中環的嶺南會所吃飯。吃飯聊天飲紅酒，我們和劉教授度過不少美好的時光。

劉教授非常關心香港的文化圈，經常留意本港的文化動態、關注文學雜誌以及報紙副刊，常常感慨報刊的文學副刊越來越少、越來越少……

最後的見面

最後一次跟劉教授見面，是二〇一八年的九月十二日。顏純鈞要移民加拿大，約王璞和我去屯門向劉教授道別。本來說好要進屯門請劉教授的，不料反讓劉教授付錢做東了。

這幾年疫情肆虐，跟劉教授只能通電話，未能見面，時時在想，不知何時再能請劉教授吃他心愛的乾炒牛河。前年，司徒老師來電告知，她和劉教授要登記結婚了，我真為他們高興。我對司徒老師說，想進屯門觀禮，我先生可以為他們拍攝婚禮照片。不過後來司徒老師說，因為疫情嚴重，還是先不要見面吧，沒想到那次沒見上，就再也見不到了。

這件事，可說是我永遠的遺憾吧。（作者為香港作家，曾任香港三聯書店策劃編輯。）



▲劉紹銘文集《遺患衷》。（資料圖片）

【創作園地】

悖論 —— ●吟光

你是稀薄又穿透的太陽
破開二月的冰，卻裏挾滿身霜雪

舒緩與尖厲的和音
安撫不羈的魂靈，又教唆它更加不安

溫柔與暴戾的私生子
以身沉溺入火，再推開月亮與風

是夢，又不僅是夢
還是造夢者，是夢的造物主

不是玫瑰，摘下
便有了滿屋芬芳
是天邊那盞燈，壓迫靈魂的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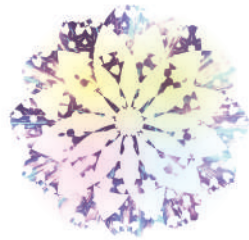
聲色輕輕，但是響徹——
擊打我失去了語言，只剩滿目瘡痍

今日與昨日決然不同了
宏大的波紋蕩起，整座湖面燒成傾巢覆滅的火

我可以手握玫瑰
但要怎樣，才能滴下一盞燈塔？

烈焰燃起，我永遠會失敗
星河漫爛，且寂寥
而火凝結成光，永遠會傳遞、滂湃

（作者為青年作家，出版有《上山》、《天涯小卷》。）



【萬花筒】

香港左翼重要文學雜誌：《文藝世紀》

●鄭明仁

編按：《文藝世紀》是香港左翼團體銳意經營的文學雜誌，作者都是當時香港左派文化圈和內地文壇的代表人物，如冰心、巴金、老舍、周作人、葉靈鳳、曹聚仁、阮朗、侶倫等等，堅持出版了近十二年，對香港及南洋文壇起了積極作用。

一九五七年六月，香港純文學月刊《文藝世紀》創刊。《文藝世紀》是香港左翼團體銳意經營的文學雜誌，作者都是當時香港左派文化圈和內地文壇的代表人物。雜誌立足香港，發行網幅射到南洋多個國家。

《文藝世紀》橫跨五十至六十年代，從一九五七年六月開始，一直出版至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共一百五十一期。那時候香港文壇受美元文化影響，反共刊物遍地開花，親北京的《文藝世紀》

在強敵環伺下仍能堅持出版近十二年確實不簡單，主要原因是《文藝世紀》背靠內地，得到中央華僑事務委員會（即後來的「僑辦」）的人力、物力支持，拉來大批內地著名作家和藝術家定期給雜誌供稿，周作人（知堂老人）便是其中主要作者。

《文藝世紀》創刊號沒有創刊詞，這在出版界是罕見的。按慣例，新雜誌和新報紙開張大吉總會有一篇代表刊物立場的發刊詞，惟《文藝世

紀》卻付之闕如，百思不得其解。雜誌的香港作者有葉靈鳳、曹聚仁、阮朗、高旅、侶倫、高伯雨、羅孚、黃永玉、朱省齋、李怡、黃蒙田、劉芑如、陳君葆、柳木下、夏易、夏果、陳凡、胡春冰等等，他們大部分和當時的左派報紙有關係，例如阮朗就是以筆名「唐人」寫《金陵春夢》聞名的嚴慶澍，他先後任職《大公報》和《新晚報》編輯部。雜誌出版近十二年，延攬了內地多位著名作家加入筆陣，沒有國家的支持，不可能有此陣容。單以創刊頭六年統計，供稿的內地作者已有冰心、巴金、老舍、周作人、田漢、曹禺、艾蕪、馮至、張恨水、端木蕻良、秦牧、賀天健、葉君健、豐子愷、周瘦鹃、吳晗等等，這還未包括每期提供畫作的藝術家。

《文藝世紀》由香港麗文出版社出版、香港上海書局發行，上海書局是把香港和內地書刊經銷到南洋的最大發行商。考慮到雜誌要行銷到東南亞各國，《文藝世紀》內容盡量避免國共政治敏感話題。本地作者擅於描寫香港底層人物對殖民統治下生活的不滿，因此雜誌比較多這方面的題材。另一方面，《文藝世紀》經常推出具分量的專題特輯，創刊號便有「紀念屈原專頁」，一九五八年八月號有「亞洲文學特輯」，一九六一年五月號有「紀念泰戈爾誕生一百周年專輯」，一九六一年十



▲《文藝世紀》持續出版近十二年，在當時文壇強敵環伺下確實不簡單。

月號有「紀念魯迅先生誕生八十周年」專輯。雜誌定期設有「海外文藝之頁」和「青年文藝專頁」，這對吸納南洋讀者和本地文藝青年起了積極作用。

（本文圖片由鄭明仁提供。作者為資深傳媒人。）



▲《文藝世紀》創刊號。



▲《文藝世紀》創刊號沒有創刊詞，這在出版界是罕見的。



▲《文藝世紀》定期推出文藝專輯。圖為一九五八年八月號，該期便有「亞洲文學特輯」。

【學府點滴】學以致用

生活應有更多養份

●香港大學 盧映璇



我沒有社交恐懼，卻因在電梯門前與鄰居偶遇感到焦慮。對門住了一家人，孩子年紀與我相近，偶然碰見了也只向對方頷首，並不多言；鄰居太太是個和善熟絡的人，有世上所有母親的共通點，每每都把握門前的一兩分鐘向我表達關心。她的寒暄始於「你哋兩姐弟由細到大都唔洗人擔心。」談及所讀的學校、專業，沉默片刻後總要問我：「咁畢業之後可以做什么？」

「大個可以做什么？」依稀記得我含糊地說：「做什么也可以」，但心知這並非答案。母親開明，未曾干涉我的選科，我選讀中文、香港研究，它們是「無用」的，不像建築測量、醫療科等有各種專業資格權當衡量標準，學到的東西也似乎難以運用到實際生活或工作當中。母親最近也開始緊張起來，早早上我準備考公務員、考教育文憑。即使宣稱自由可貴，也不免俗地擔心我讀的這些沒能讓人擁有「一技之長」的科系令我日後難以找到新酬令人滿意的工作。

我知自己並非將光陰虛度，幾年下來，我知自己喜愛和文字有關的一切想像、喜歡這座城的一切、也想要成為能用筆桿捍衛某事的人。專業上我沒有學到許多實用技能，無法將法律條文出口成河，也沒學會快速製作財務報告。但我想人總要讀好的書、跟隨好的老師學習，在時間錘鍊下學會包容、理解，然後才能成為自己。它不是任何專業技能的敲門磚，但賦予我面對未來的能力，而我希望這些無法用專業資格堆疊起來的知識能開闢出一條路來，讓人前往各行各業發光發亮。

生活應有更多養份。

內心的支撐點

●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國際學院 楊紫嫻



「閉上眼睛，吸氣——呼氣——」伴隨著老師輕柔的聲音，盤腿坐在地板上的同學們逐漸放鬆下來，排除外界的干擾，專注在自己呼吸的律動上。這是學校為大一開設的情緒智能課程，其中重要環節就是正念練習。只是當時很多人不以為意——「不就是打坐嗎？」、「太無聊了」、「我都要睡着了」。沒想到在眾多專業課中，這門課對我影響如此深遠。在DDL繁雜的那周，我們參加的一個金融比賽即將截止，但還有許多重要細節還未敲定。就在我泡圖書館一天後，拖着疲憊的身軀回到宿舍，打開手機，卻看到隊友發出的消息：「我想退賽……」這一刻重壓下的種種情緒突然爆發，我立馬撥通她的電話，劈頭蓋臉就是一通質問與指責：「說好堅持到最後的呢！就剩兩天了堅持一下不行嗎？」對方卻出奇地冷靜，像心沉到冰底：「我不想堅持了。」儘管頭腦發熱，但有個念頭告訴我這樣是行不通的。我閉上雙眼，像正念課教的那樣回歸到身體的律動，感受當下情緒的起伏。慢慢地，像江河匯入大海那樣，噴湧出來的憤怒、委屈都趨於平靜。我再次接起電話，跟她說我知道妳從不是半途而廢的人，有什麼其他原因我可以知道嗎？她才說是因為與另一個隊友有矛盾。我漸漸放下對繼續比賽的執念，耐心地和她聊這個矛盾，感受她的無奈與難過。這就好像一隻兔子掉進了黑漆漆的洞裏，另一隻兔子站在地面上對他大喊大叫其實於事無補，只有進到洞裏和他肩並肩，才有可能點亮黑暗。我和她聊到了凌晨三點，最終她決定打起精神繼續參賽，掛電話時對我說——「遇見妳真好。」這個故事的後續是，我們隊拿到第二名，成功晉級。感謝情緒智能課教會我，及時找回內心的支撐點。

學者貴於行之

●香港中文大學 禾子



文憑試將至，補習學生開始勤奮起來，中文作文接二連三地湧進我的電子郵箱中。文章大多以歷屆題目為主。其中，「讀書無用」以高票當選「最受歡迎題目」。隨便點開一篇，都能感受到學生對填鴨式教育的不滿。可是，我認為人之所以會視讀書為「無用」，是因為我們無法把所學的「學以致用」。

〈答孔文仲司戶書〉說：「學者貴於行之，而不貴於知之。」「學」的目的是為了「用」。知識是「用」的基礎。「實踐知識」比「知道知識」更重要。《荀子·儒效》也說：「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即使我們飽讀詩書，若所學的未能運用出來，那麼「學」得再多，也只是徒然，遇到困難也不能解決，就如趙括，流於紙上談兵，書上的內容背得再滾瓜爛熟，面對戰爭，也只能墮入秦軍的天羅地網之中。

可見，評定讀書有用與否，在於人能否可以「用」到所學的。以文憑試為例，這個考試正正為同學提供了一個「用」課堂知識的機會，因此，對於需要考試的學生而言，讀書是有「用」的。但是，對於一名的人士司機而言，課堂理論顯然對他的工作沒很直接之「用」，再熟讀書本，也不能「學以致用」，自然會覺得讀書「無用」。

【創作園地】

春日近作三首

●張志豪

賞雲

多少流光多少情，一杯叻潤賞雲輕。
去留有意還無意，樹海風濤震耳聲。

雲泉仙館池亭小歇偶題

一塘泉水半眸山，飛絮徐徐春氣間。
聚散緣何無限恨？池亭靜影有時間。

癸卯春日口占

兔捷奔山徑，春濃滿野香。
疫除逢癸卯，鳥嘯入驕陽。

（作者為本版執行編輯、香港作家聯會常務理事。）



聚散緣何無限恨？池亭靜影有時間。（資料圖片）

明月灣區

更多《明月灣區》內容可瀏覽：《明報月刊》網站：www.mingpaomonthly.com/gbaspecials

《明報》網站：www.mpgba.com > 點選右上方「明月灣區」欄目